

黃花岡之役為「廣州革命」(Canton revolution)，武昌首義為「武昌革命」(Wuchang revolution)。至於參加起義的志士，作者有時稱譽他們為「革命者」(revolutionists)，但有時卻貶抑他們為「叛亂者」(rebels)。而這兩種稱呼，常在同一頁之數行字句中交錯出現(參閱頁九十二之最後一段)。很明顯地，作者對革命、起義和叛亂之分野，是十分模糊的。既然本書是以討論中國革命運動之領導問題為主要目的(見序言)，作者未能替中國革命下一明確的定義，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這方面的疏漏，直接削減了他的「雙領袖」之理論的說服力，同時亦影響了他這部著作的成就。

在本書裏，作者對中國革命運動及孫中山在該運動的領導地位，提出了許多很有意義的問題。但是，他對孫中山與黃興之是非抑揚，缺乏了平允的立場。他反對神化孫中山，卻以崇拜英雄的心理來描述黃興的功業。不過，作者這部著作的貢獻，不在於他的論斷之確切與否，而在於他對歷史質疑的態度。一部完善的、客觀的孫中山之傳記和一部精審的、公正的中國革命運動之史書的寫作，雖尚有待於史學家的努力，可是，我們不能否認，本書的出版，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陳福森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d. by Cyril Birch.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5.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1967.)*

本書為英文版之第一本中國文選(註一)，內容賅括散、駢、詩、詞、歌、賦、戲曲、小說諸體，彌綸周、漢、魏、晉、唐、宋、元各朝佳作(註二)，洋洋大觀，允稱完備，使西方讀者，破語文之隔膜，而能一窺中國文學之體裁風格；初學津梁，此書頗得之矣。細審是書，其可稱道者，約有下列各點：

---

註一：英文版之中國詩選頗多，惟都詩、詞、歌、賦諸體，駢、散二類於一集者，則以此書為首。G. Margouliès 之法文版中國文選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aris, 1948)，集詩文於一冊，但所選者大部份為唐代作家，尤以韓、柳為主。E. Von Zach 所編之德文版中國文選 (*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則多據蕭統文選材料，截於六朝文章。若云取材廣博，則本文所論之英文版中國文選居首矣。

註二：本書選材，截至元朝(1280—1367)為止，明、清兩代不錄。

〔1〕 集英、美漢學家譯述之大成——本書彙集英、美傑出漢學家之精心佳作（註三），如韋理（Arthur Waley）之詩經（*Book of Songs*），金林比（J. I. Crump）之戰國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霍克思（David Hawkes）之楚辭（*Songs of the South*），華德信（Burton Watson）之史記（*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凱陶爾（J. R. Hightower）之詩歌、韻文，葛克威（A. C. Graham）之唐詩，白斯達（Glen W. Baxter）、布祿格（Sam Houston Brock）及麥堯（Vincent McHugh）之宋詞，夙為世人所共賞，揚譽交至，毋用贅述。本書攝其佳作，益又見其精良矣。

〔2〕 取材廣博——現代西方之「文學」（literature）觀念，與國人之傳統「文學」觀念，極有不同，故編者於序中說明：「經」部獨選詩經，「史」部僅擇左傳（按：亦有戰國策）及史記，「子」部庶幾不取。就現代西方之「文學」觀點言之，「經」（classics）、「史」（historical writings）、「子」（philosophical writings）三類文辭，自有其範圍，僅採一二，實難非議；抑蕭統文選，已有略去經傳，不取子史之先例矣。

本書編排，以時代相次，又以類分。除於序言中，簡述中國文學由周至元之發展與特點外，復於每類文選之前，作一提要評述，使初學之士，對我國名著，如詩經、楚辭；一代文學，如漢賦、唐詩；詩壇巨擘，如陶潛、杜甫；古文大家，如韓愈、蘇軾，均有深刻之認識。

〔3〕 譯文流麗——中國古典文學（classical Chinese），艱澀難譯，其中更有不可逐譯者。且夫一國有一國文學之特色，欲求原文之意義、體裁、風格、音節、情韵全盤譯出，的不可得。

本世紀之英譯中國文學，約可分為三派：（一）傳統派，（二）自由派，（三）信譯派。傳統派者，極力保存原文之「樣貌」（form），不惜多加注釋（note），乃致譯文呆滯，了無生氣（lifeless），雖或詳讀注釋，可解文義，但必索然乏味者也。自由派者，創作多於翻譯，無異竊他人之意而以己辭出之。此類譯文，多流暢通達，然與原文風格，相去頗遠，若不說明譯文，匪易知為譯文者也。信譯派者，以「忠信」為主，即着重文意（idea）之翻譯；偶有佳作，則可一窺原文風格，苟泥於字義之「忠信」，則又行文牽強矣。本書編者，特於序中說明，擇諸漢學家之譯文，求其英文流麗而又忠於原文者錄之，其中真意，讀者當可領會也。

註三：此處所言之英、美漢學家，但舉其最著名之譯述而已。排名無分先後，僅以中國文學發展先後與彼等之著作有關者為序。

本書雖有上述優點，然於材料去取，編排次序，亦有可議者。茲將原書之英文目錄翻譯，列表如下（註四），然後逐一評述，略陳管見於後：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周代</b> (公元前一一二二——二二一)</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詩經——<u>七月</u>，<u>鹿鳴</u>等三十三首</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早期歷史文獻</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左傳——「<u>晉侯奇夢</u>」一節</li> <li>國語——<u>晉語</u>「<u>獻公卜伐驪戎</u>」一節</li> <li>戰國策——<u>秦策</u>「<u>應侯論危主滅國之道</u>」 <u>齊策</u>「<u>貂勃戒襄王</u>」 <u>趙策</u>「<u>趙太后新用事</u>」</li> <li>賈誼——<u>過秦論</u></li> </ul>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楚辭</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離騷</li> <li>九歌——<u>湘君</u>，<u>湘夫人</u>，<u>東君</u>，<u>國殤</u>，<u>禮魂</u></li> <li>九章——<u>哀郢</u>，<u>橘頌</u></li> <li>九辯（節錄）</li> <li>招魂</li> <li>招隱士</li> </ul>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莊子及其他學者之論「<u>逝化</u>」</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莊子——<u>至樂篇</u>（「<u>莊子妻死</u>」一節） <u>大宗師</u>（「<u>子祀</u>、<u>子輿</u>、<u>子犁</u>、<u>子來</u>四人相語」一節）</li> <li>史記——<u>文帝紀</u>（「<u>文帝遺詔</u>」）</li> <li>王充——<u>論衡</u>（「<u>論死</u>」）</li> </ul>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漢代</b> (公元前二〇六——九六)</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司馬遷所撰之傳記</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報任安書</li> <li>伯夷叔齊傳</li> <li>荊軻傳</li> <li>「<u>項羽之死</u>」（節自<u>項羽本紀</u>）</li> <li>李廣傳</li> </ul>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漢賦</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宋玉——<u>風賦</u></li> <li>賈誼——<u>鵬鳥賦</u></li> <li>司馬相如——<u>上林賦</u></li> </ul>

註四：本書英文篇目，稍欠明當（見本文「篇目方面」一節）。表內中文篇目，是查閱原文而得，讀者比較中、英文編目，便知異同。

<p>分割局面時代(公元二二〇—五八九)</p>	<p>遁世文章 {          楊惲——報孫會宗書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陶潛——桃花源記          孔稚珪——北山移文</p> <p>隱逸詩篇 {          張衡——鬻馮賦          阮籍——詠懷詩(六首)          陶潛——歸園田居, 飲酒等共八首          鮑照——行路難(三首)          燕城賦          寒山——寒山詩(二十四首, 附詩序)</p> <p>文學批評: 陸機——文賦</p>
<p>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p>	<p>一代詩人(一) {          王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與裴迪——「唱和詩」(四首)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酬張少府          李白——山中問答, 春思等十首          杜甫——秋興, 兵車行等五首</p> <p>散文 {          韓愈——送窮文, 祭十二郎文等六篇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p> <p>一代詩人(二) {          韓愈——枯樹及石鼓歌兩首          「聯句詩」一首          白居易——長恨歌, 贖雞等七首          元稹——行宮及夢井兩首          李賀——北中寒, 公無出門等六首          盧仝——月蝕詩(兩首)</p> <p>唐代小說 {          元稹——崔鶯鶯          白行簡——李娃傳          杜光庭——虬髯客傳</p> <p>晚唐詩人: 李商隱——馬嵬, 嫦娥等五首</p>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p>宋代 (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p>	<p>詞</p> <p>李白——菩薩蠻          温庭筠——菩薩蠻(五首)及更漏子(三首)          韋莊——菩薩蠻(四首)，歸田謠及天仙子等四首          薛昭蘊——女冠子          顧夔——楊柳枝          孫光憲——風流子          鹿虔扈——臨江仙          閻選——河傳          毛熙震——定西番及後庭花          李煜——菩薩蠻，蝶戀花等十一首          無名氏(女)——醉公子          李存勖——憶仙姿          蘇軾——念奴嬌，水調歌頭等三首          李清照——蝶戀花，永遇樂等八首</p> <p>宋代兩大散文家 { 歐陽修——釋秘演詩集序及秋聲賦          蘇軾——上神宗書，前赤壁賦，後赤壁賦</p> <p>宋代一詩人：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共五首)</p>
<p>元代 (公元一二六八—一三七〇)</p>	<p>戲曲 { 康進之——李逵負荆          馬致遠——漢宮秋</p> <p>章回小說：施耐菴 } 水滸傳(第十四至十六回)          羅貫中 }</p>

(1) 作者時代——(甲)賈誼、司馬遷、王充，均屬漢人，其過秦論、文帝遺詔(節自史記文帝紀)、論死(選自論衡)列入周代；(乙)宋玉，學者多視為戰國時人(註五)，其風賦列入漢代；(丙)楊惲、張衡，俱屬漢人，歸「分割局面時代」(Period of Division 220—589)〔按：即「魏、晉、南北朝時代」〕；(丁)寒山為唐朝高僧(註六)，入「分割局面時代」；(戊)李白、温庭筠、韋莊、薛昭蘊、顧夔、孫光憲、鹿虔扈、

註五：近人胡念貽謂宋玉是漢初人(見宋玉作品的真偽問題，文學遺產增刊一輯，一九五五年北京版，頁50—45)，其言未足定論也。

註六：四庫提要云：「寒山子，貞觀中天台廣興縣僧，居於寒巖……其詩相傳即允令寺僧道翹。……唐書藝文志載寒山詩，入釋家類，作七卷，今本併為一卷，以拾得豐干詩別為一卷附之，則明新安吳明春所校刻也。」

閻選、毛熙震、李煜、李存勖，均非宋人，總併入宋代。以上四點，似欠恰當。

(2) 選材問題——(甲)莊子一書，名篇甚多，獨斷章取義，擇至樂篇之「莊子妻死」及大宗師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語」一節。莊周文章之妙，豈唯僅拘於此耶？若論哲理，抑又九鼎而未得其一瓿矣。王充論衡，鴻文亦夥，擇其論死一篇，可謂棄尊彝而存瓦礫者也。(乙)魏、晉、南北朝時代之文學，講求人生體驗，聲韻對偶，豔麗纖巧，編者忽略此點，特標「遁世文章」(on seclusion)與「隱逸詩篇」(The poetry of the recluse)。雖然，嵇、阮高俊，陶、謝超逸，為世景仰，究非當時文風之主流；且楊(惲)、張(衡)、鮑(照)、孔(稚珪)，又非嵇(康)、阮(籍)、陶(潛)、寒(山)之輩，強為一倫，皆非適當。又寒山之詩，獨選二十四首，李(白)、杜(甫)佳作，未及十篇，豈寒山高於二子耶？(丙)唐代文學，韓、柳並稱，所謂「韓文如高山之雄峙，如大川之奔放；柳文如巖岩之奇峭，如激湍之幽咽」，匹相頡頏。編者選韓文者六，柳文者一，相去甚遠，未悉何故。且柳文以山水遊記之作為著，韓愈稱之為「汎濫停蓄，深博無涯」，而本書獨選種樹郭橐駝傳一文，柳文風格，豈惟在此也！唐代傳奇小說，可分為四類：曰「愛情」，曰「俠義」，曰「諷刺」，曰「歷史」。本書所選之三編小說，屬「愛情」者二，屬「俠義」者一，其他闕如。竊以如李公佐之南柯太守傳（「諷刺」類）與陳鴻之長恨傳（「歷史」類），似宜選錄也。(丁)詞選部份，尤屬不當。宋詞大家，如晏殊、柳永、秦觀、周邦彥、朱敦儒、辛棄疾、姜白石、吳文英等，一律棄取，而學者罕論之五代詞人，如薛昭蘊、顧夙、孫光憲、鹿虔扈、閻選、毛熙震等則各有選譯，頗令人費解矣。宋代詩人，北宋以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黃(山谷)為著；南宋以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姜(夔)見稱。本書但選范成大之四時田園雜興，焉能代表一代詩壇之盛也？又金朝詩人元好問〔按：元好問，號遺山，金興定三年進士，金亡不仕，其時正當南宋末年。〕，用筆猷健，風格高古，一大家也，是故論詩篇，范成大匪在諸家之上也。(戊)王(實甫)、白(樸)、馬(致遠)、關(漢卿)，號稱元曲四大家；西廂記、梧桐雨、漢宮秋、寶娥冤為四大不朽名劇。本書僅選漢宮秋而另採康進之之李逵負荆。試觀元代雜劇名家，除上述四人外，以楊顯之、武漢臣、紀君祥、高文秀、鄭延玉、鄭光祖、喬吉、宮天挺、秦簡夫等為著，康進之未擠名家之列，幸李逵負荆一劇，文辭精美，賓白幽默，以喜劇收場，與漢宮秋之風格及終結大異，比較二劇，亦可悠然生趣者耳。一般文學史書，均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入明代小說，其實三國、水滸、

西遊故事，明朝以前，早已流行民間。水滸一書，料由多人撰修，多年演化而成。胡適之、周樹人等均有研論，毋待贅述。百川書志云：「水滸傳施耐菴的本，羅貫中編次之。」一百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俱作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羅氏為元末明初人，施氏殆元朝人也。本書選水滸一節，提施、羅二氏為「推定作者」(putative authors)，編入元代作品，亦頗有理。就文學價值言之，水滸確比其他二書為高，但三者皆是名著，若非篇幅所限，各選一節，風格不同，於焉見矣。

(3) 篇目方面——本書之另一缺點，為篇目不清，又不寫明原文出處。(甲)有全不標題者，如所選之詩經三十三首(頁36—59)，但有次序編號，不書原詩題目，查閱原文，極費時間。(乙)有標題空泛者，如「戰國策『遊辭三節』」(*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ree Persuasions*) (頁67)，讀者若非熟識戰國故事者，安知該三節分別取自秦策、齊策及趙策也？又如「莊子：『三節對話』」(*Chuang Tzu: Three Dialogues*) (頁108)，苟非涉乎莊子者，焉知譯文擇自大宗師與至樂兩篇也？

竊以為編者標題，各有用意，本無可厚非，但若能書明原文出處，則當有助於讀者之省覽原文。前年牛津大學出版之中國詩選(*An Anthology of Chinese Verse*) (註七)其性質與本書中國文選相似，但前書於每首詩篇，均注明出處、版本、頁數，翻閱原文，極為方便，殆可法也。

雖然本書具有上述缺點，但大體而論，不失為一普及性之英譯中國文選善本，所謂大德不累細行，小疵何損大雅，故樂為讀者介紹也。

何沛雄

---

註七：該書為 *The Oxford Library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 第一輯，由 Professor David Hawkes 主編，全書名為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Verse: Han Wei Ch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ranslated & annotated by J. D. Frodsha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Ch'eng Hsi, 一九六七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Art et sagesse en Chine: Mi Fou.* By N. Vandier-Nicola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3.)

從米芾論到中國的藝術與修養這本書的作者所搜集的資料甚為廣泛，但其見解則頗引起我們的懷疑。作者對於中國繪畫與畫論所採取的態度，好比古生物學者想以千百片零亂破碎的小骨頭重建一具大恐龍的骨架，若未見過恐龍之原形，材料雖然真實，其組